

人性戕喪之危機與中華文化復興之要義

陳立夫

二十世紀的下半期，是人類史上變化最大的時期。由于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之突飛猛進，使人類對於大自然的認識益加清楚，控制益加確實，因之人類對於宇宙奧秘的探索，更增強了自信。原子能之被控制，是證明人類已掌握着宇宙間最大的動能，可用以建設或破壞，合成化學之種種發明，是證明人類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人類既能創造或控制宇宙間之動能和物質，還有什麼事做不到呢，唯一可慮者，為人類壽命有限，難以長享此類成果，但是醫藥方面也借了各方面科學進步之光，加以本身也有不少驚人的發明，使人類死亡率逐漸下降，平均年齡有顯著的延長，將來即使地球上有人滿之患，也可用電腦計算方法，登陸月球技術，移民到其他星球，所以「科學萬能」的觀念，已經深深地印入人們的腦海中了。

不幸地在這個科學時代中，人忙於研究物質，自己反而在物質文明中被遺忘了。科學不斷底在洩漏天機，侵犯了神的境地，在神的庇護下的

道德信仰被動搖了，人被物質所誘惑，所陶醉，所催眠，他除了物質之外，不再對其他感到興趣，結果人類心靈之產物，而為普通動物所無者，例如良知性（或稱理解力）、道德性等等，非但沒有進步，反而較前朦朧起來，正如吾國祖先所警惕我們的話，所謂「良知為物慾所蔽」及「利令智昏」等。

人心目中時時念着物，追求物，縱慾以獲取物，就不知不覺地陷入物的陷阱，成了物質世界的奴役，把自己以往已經獲得的自由失去了。於是智慧不再向最高度之形而上領域發展，人生之理想境界不再存在了，於是精神生活從內部腐亂，人格隨之而瓦解，造成人類幸福的物質文明，竟成了人類文明的剋星，使人類生活走向枯燥，厭倦，甚至於恐怖，精神生活終至喪亡而後已。不獨此也，人們竟認為人文科學亦應和自然科學一樣地日新又新，因此對於以往數千年教育家和宗教家本于人類生存的經驗，苦口婆心以身作則所定下來的「人之所以為人」的種種教條，

企圖一律予以推翻，美其名曰「回到自然」。其結果，宗教更失去信仰，道德愈日趨墮落，人慾橫流無阻，青年意志頹喪，人類之前途，慘淡無光矣。誠如吾國祖先所稱：「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是者災及其身者也。」

今日西方國家所犯的錯誤，與吾人以往所犯的錯誤，同為失之過偏，我人之所犯者為過分重視精神而忽視物質，彼則適得其反，二者均違反人類生存之原理也，吾人之祖先所見甚遠，謂修身始於格物，止于正心（見大學）；視盡人之性與盡物之性同等重要（見中庸），盡人之性非人文科學之所為事而何，盡物之性非自然科學之所為事而何？又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見詩經），是指物質與法則，宜並重視；又謂「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所為己」，蓋無往而不以心物並重為訓。不惟此也，在治國平天下之九大條件（九經）中，列修身

爲第一經，列「來百工」爲第七經。來百工者，即謂鼓勵及招徠各種技工之意，（在今日即指工業及工程人才），且說明來百工之目的在富國，所以說：「來百工則財用足」，並接着說「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換言之，「天天要省察，月月要試驗，待遇要與工作相配稱，才能做到鼓勵及招徠之效果」，此類原則方面之指示，與現代工業方面所重視者幾無差別。以二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在集大成的工作中，提及此一原則，則顯然遠在此以前已獲此結論。照例吾國之科學與工業，應遠在他人之前，而今竟落人之後，其故何在？惟一之答案，誠如大思想家斯賓塞所云：「文化有醒覺時，有睡眠時」，過去兩世紀，他人對於自然科學突飛猛進之時，吾人正在熟睡耳，吾人方醒，而彼等又開始睡眠而已。睡眠並非謂喪失民族之卓越智慧，一旦精神與物質失去均衡，生命力減退而入于睡眠狀態矣。一旦覺醒，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當非難事也。

所最幸者，吾人所偏重而未失去者爲本，所疏忽或遺忘者爲末，補救不難；彼等則適得其反，欲求補偏救弊，將事倍而功半，茲爲分析西人所犯錯誤之原因如下：

十九世紀產生兩大思想家，名曰達爾文與馬克斯，前者經二十餘年以科學方法之研究，發明生物進化之原理，爲弱肉強食優勝劣敗，此一理論，正適合當時帝國主義者，用以侵略弱小民族，並自命爲優秀，強認世界祇有強權而無公理，奴役人羣，戕賊人性，視爲當然，弱者無從與

之爭也。後者亦經長時期以科學方法研究，認定人類文明史祇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所以物質是人類社會歷史進化的重心，而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此一理論顯然用以對付工業發展的帝國主義者，後來竟成了共產主義者用以策動世界革命，美其名曰，解放弱小民族，實則用以奴役人民，禁閉之于鐵幕之中，過水深火熱之生活，其戕喪人性，激發獸性，導之以鬭爭與殘殺，使人類受物質之奴役而無以自拔，二者雖爲相反的思想，而其所爲害于人類者同爲深重，蓋前者將人類列入禽獸之林，後者將人類置于物質桎梏之中，其爲戕喪人性則一也。

由于此類錯誤所滋生之世界思想，有似吾國過去戰國時代之情況，正如孟子所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一方代表資本主義者之思路，另一方代表共產主義者之思路。前者是崇拜金錢萬能與武力萬能，由於富強甲天下，於是任性縱慾，誤解民主自由，儘量發展個人主義，由於科學技術之突飛猛進，盡物之性之成效顯著，因此凡帶有迷信色彩如宗教等均受其侵凌，道德之憑藉一失，法律之基礎動搖，社會秩序難以維持，少年犯罪與日俱增，酗酒吸毒漸成普遍，未來一代，健康堪虞，政府既不知防患于前，亦無力禁止于後，其結果祇能向罪惡低頭，反一一使之合法化，民氣士氣，于焉消沉，危機四伏，進退維谷矣。後者深信唯物主義，崇拜武力，認定個人爲國家之工具，無絲毫之自由，利用組織之嚴密，恬作欺騙之宣傳，祇求目的能達，任何手段可用，認爲欺騙作偽，並無碍于道德。爲減少青年

對暴虐政治之不滿，亦不惜使之縱慾。於宗教則壓迫之凌辱之，無所不用其極，對於鄰國，可消滅則消滅之，否則供以金錢武器使之互相殘殺，以期坐收漁人之利。以上二者均擁有極強大之武力與財力，其言一行，影響殊大，傳染亦速，故其播惡之範圍亦廣。雖二者之思想路線顯然不同，甚或相反，而其對於人類倫理道德之毀壞與人性之戕喪，則初無二致。

所幸國父以天縱之聖，不但能徹底瞭解吾國文化之精髓，且能指出西方文化之缺陷，謂達爾文之進化原則，祇能適用於物種進化之時期，而不適用於人類進化之時期。物競天擇用以闡明禽獸及其他生物之進化原則則可，「人類之進化應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國父復批評馬克斯之錯誤謂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而不是物質，階級鬭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態，而不是促進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而且人類生存所需要的不僅是物質，更需要的是精神，所以國父說：「馬克斯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而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國父這兩點發明，是將人類別于禽獸，出于物外，而復歸于有性的人，總統所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首重倫理並及民主與科學，其意義甚顯，茲述之如下：

(一) 倫理被毀棄，人與禽獸不分

人類一如其他生物具有天賦的生存本能（性），知「求食」以維持其生命，知「求色」以延

續其生命，不待學而能，不待教而知者也。惟人所不同者以其更能知「求仁」以光大其生命。所以說「仁者，人也」，義為仁之行，所以又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為知義也」，易經更有「立人之極曰仁與義」的昭示。因為有了仁義的本能，人類對於其上下左右前後的人，能發揮他的同情愛，依照親疏遠近公私的各種關係，分別歸納之成為五大類，稱之曰五倫或人倫。而以君（長官）仁，臣（部屬）敬，父（母）慈，子（女）孝，兄弟恭，夫婦和順，朋友信義，為實行之準則，而稱之曰倫理。有此則人人具備集體生活之條件，有團結互助之基礎，無自私自利底個人主義產生之可能，無偏信唯物主義之錯誤。因之，社會有秩序，家庭享和樂，國家致安寧，所稱德治或禮治者，意即指倫理發生偉大作用，國中極大多數人民均知自愛，國家雖有法律，而竟無所用之之謂，非指國家不必有法也，夫法原本乎禮，禮本乎德，德本乎道，若舍道德而言法，則又舍本而逐末矣。

今人以爲人民衣食足即能知禮義，而不知衣食足而無教化，則有犯「飽暖思淫慾」之過，所以古人垂誡後人者如下：

「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求偶（色）既爲人類本能之一，而爲利己之衝動，在人類初生時即開始發展，固不必多加鼓勵，惟求仁之本能，則待進入人類進化時期，始行發展，故猶待於教，今大眾傳播工具之節

目，若多誨淫而不誨仁，不亦本末倒置乎！人倫進化之順序，易序卦傳有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小戴禮記有云：「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由此可知五倫始於男女有別，一旦男女關係混亂，家庭基礎勢必動搖，則其餘之四倫自亦隨之而崩潰，大亂之起，勢所然也。故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觀於今之富強國家，莫不盡情縱慾，一經縱慾，男女關係紛亂，家庭基礎動搖，夫婦之一倫，失其正常，其首先受害者爲子女，父母各爲個人之自由與享受，隨時可以離去，子女目親並身受父母之殘忍與不慈行爲，父母子女之間，已無情愛之可言，則安有父子之一倫存在耶？孝道淪亡，誰之過歟？查少年犯罪者，大都爲失去家庭溫暖之人，事實俱在，無庸詭辯，及男女之貞一觀念一失，夫婦與朋友已不復可分爲兩倫，青年男女，既可縱慾，何必成家，於是未結婚者不思結婚，已結婚者，時思離異，家不成家，國不成國矣。此種情況，於女子爲最不利，因年齡爲重要之因素也，遊蕩生活，不可以久，曠夫怨女，均無益於社會，其隨聚隨分之家庭，更使兄弟之一倫爲之亂，若再惟金是拜，人與人間之情感，所存無幾，則朋友之一倫，僅存利害之關係，毫無道義之可言，有等於無君臣之一倫，原屬於公的關係，僅賴法律與金錢爲之維繫，忠國愛民

之信念，亦不復存在矣，五倫盡喪，人各爲私，於是父母不能管子女，長官不能管部屬，教師不能管學生，社會成爲一盤散沙，其所異於禽獸者幾希矣。所以孟子說「無父異君，是禽獸也」。由此吾人應曉然於倫理之建設在德，而其破壞在淫。德之本在仁，仁之本在孝悌，吾祖先以「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爲訓者，蓋欲維繫倫理於不亂，而使人別於禽獸耳。

(二)本末被倒置，人爲物之奴隸。

吾祖先眼光遠大，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要在「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所以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先正其德，後利其用。庶人能盡其才，地盡其利，財盡其用，以厚民生，此「正德，利用，厚生」之原意也，後世違此旨，故凡人管人教人之「士」，有以身作則之責，莫不以「安貧樂道」爲信條，而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自得，蓋人民盡富則已何以會例外耶。惟以商業爲重心之國家則反是，人人以發財爲目的，政府用人才，亦以有發財之能力者爲先選，久而久之，雖三尺之童，亦知如何發財矣，教堂原爲講道之所，亦漸漸成爲聚賭（Bingo）之處而不以爲怪，一切以成本計算，雖父母子女之間，亦無例外，及習慣成爲自然，視同居之父母亦同房客，財與德已倒置其本末矣，於是凡有利可圖者雖毀道敗德之事，亦必爭先爲之，新聞事業之發展，輒與商業成正比，充滿黃色新聞與廣告

，隱善揚惡，以吸引讀者而謀其利，電影廣播與電視，更有誨淫誨盜之專門節目或表現，而無所禁，青年日受其害，徒為商人飽私囊而已。政治原為管理家之事，余嘗鑒於彼邦，魚肉市場有不新鮮之貨物，政府隨時派員檢查禁其銷售，以其物品之有毒耳，今於有毒於青少年思想之書刊及大眾傳播之節目，獨任其自由映播，誠為不可思議者，蓋其一向所注視者為物質，而所遺忘者為精神耳。及至中毒已深，則挽救乏術，蓋拜金縱慾誨盜誨淫之結果，必致男盜女娼而後已。盜與娼為物質之奴隸，社會之賊蠹而已。

吾祖先所預先警誡後人者，無異為子孫注射防疫針，雖被傳染，病可減輕，此吾國今日之現象也。而他人以不知而盡犯之，我將效法之乎？抑峻拒之乎？抑更以我之所信者以之救助他人乎？此則有待於我人之自擇耳。否則「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矣，我人若一任罪惡之傳播，而不敢言，且不願以身作則，以挽此狂瀾，則科學家與工程人員以往盡心竭力所造成之物質建設，終將受人性之喪喪而毀滅，此則可以預測也。

(三)文化復興，旨在自救與救人。

文化復興以倫理民主科學三者為綱者，蓋欲以己之長貢獻人羣，以人之長補己之短，惟不欲以人之短毀我之長耳。則今日負科學發展與工業建設者亦應同時為倫理建設盡最大之努力，而為人羣福利謀也。

夫以倫理為基礎之民主，則政治制度不再是機械論的民主，而是有人性的，自發的，而且是本然的，向上的，為中華民族所追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民主理想，而又可防止現代西方民主偏差之弊。有了倫理基礎的科學，則一切生產建設，不但表現人類的創造才能，足以主宰物質，克服自然，亦且使人獲得生活之幸福和自由，邁向天下一家的文明世紀，進入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不致以科學的成果導引人慾之橫流，造成罪惡之瀰漫，終至使人性喪喪，與禽獸不分，並成為物之奴役而無以自拔，中華文化之復興，不獨能自救，而且能救人，吾以應有自信，而從自身做起，發揚吾民族固有之道德智能，崇尚倫理，習練民主，提倡科學，以促進文化之復興。

臺灣商務印書館

最近經售書目錄

蘇俄通鑑 (Directory of U.S.S.R.)	郭壽華編著	精裝一二〇〇元
五權憲法體系	任卓宣著	八〇元
新聞學研究 (第五集)	政大新聞研究所編	五〇元
論政治與文化 (大學叢刊7)	陳少廷著	一五元
極權主義底解析 (大學叢刊12)	陳少廷著	一五元
從地下文學到當代英詩	何步正等編	一五元
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哲學	蔡美麗著	一五元
清九十三家書畫精選	梅雪山房編精裝	一四〇元
戊戌變法史研究 (史語所專刊之五十四)	黃彰健著	一六〇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本下冊)		一〇〇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一本第一分)		三〇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一本第二分)		三〇元
易經詳解	王述先著	八〇元
中華民國憲法論	陳水逢著	一四〇元
中國哲學史話	張起鈞等著	平裝六〇元
世界偉人成功秘訣之分析	蕭天石著	精裝六〇元
新人生觀 (第十版)	羅家倫著	平裝五〇元
近代西洋哲學要論	吳康著	一四元
中華民族之研究	徐文珊著	精裝一二〇元
國際貿易與外匯	謝海泉著	平裝九〇元
蒙古語文	哈勒楚倫著精裝	一〇〇元